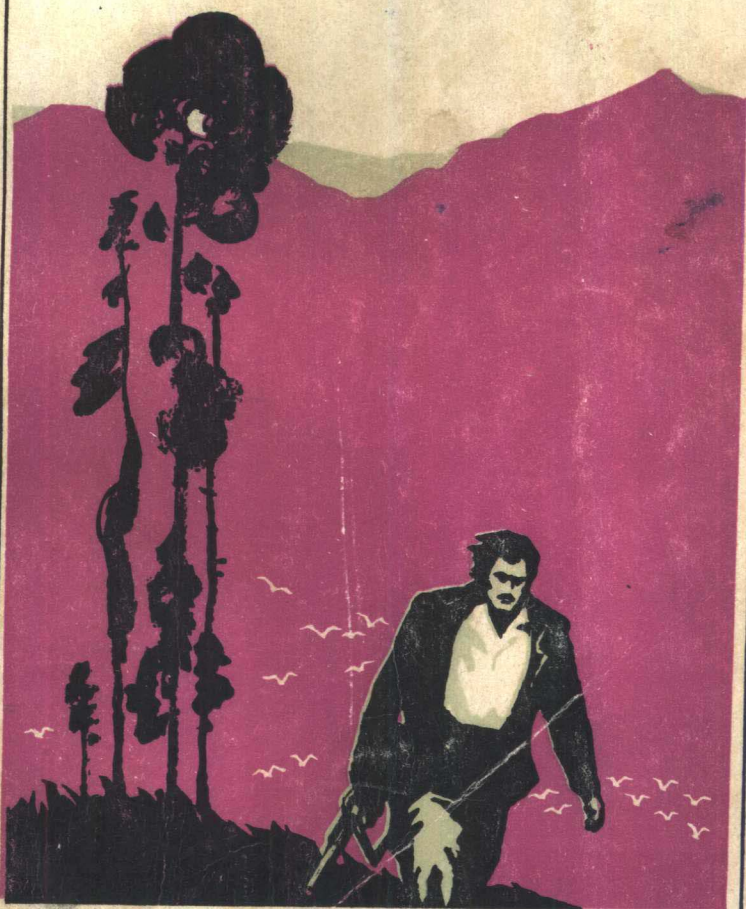


丧钟为谁而鸣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丧钟为谁而鸣

程中瑞 程彼德 译

王 永 年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43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共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丧钟为谁而鸣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程中瑞 程彼德 译 王永年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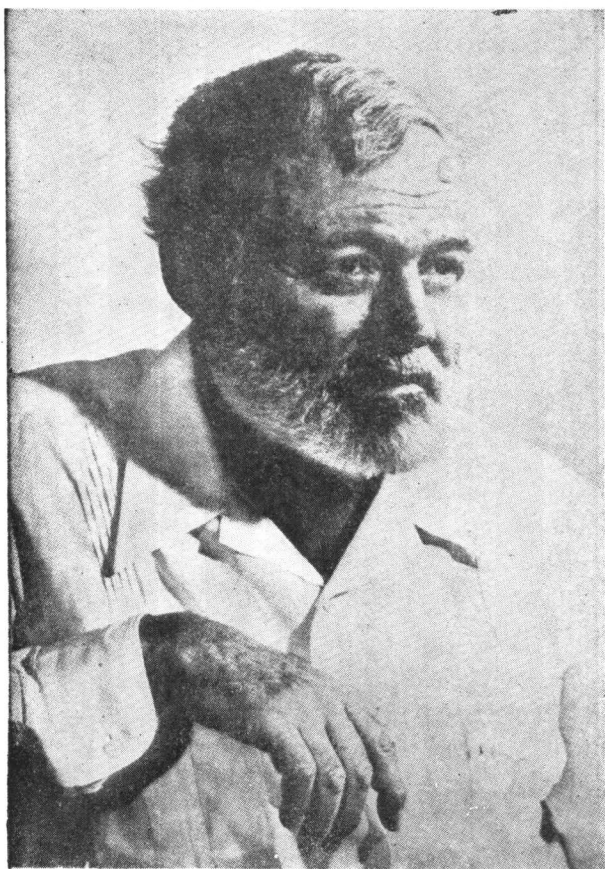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75 插页 6 字数 397,000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75,000 册

书号：10188·315 定价：(五)1.85 元



海 明 威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①

约翰·堂恩

① 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 约翰·堂恩(John Donne, 1571 或 1572—1631)于一六二三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

第 一 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积着一层松针的地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颚；在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梢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往下却很陡峭，他看得到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沿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天的阳光下泛着白光。

“那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就是。”

“我记不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还在前面，离山口很远。”

他在地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老头儿，身穿农民的黑罩衣和硬邦邦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他爬山刚停下来，还在喘气，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望不到那座桥了。”

“望不到，”老头儿说。“这山口一带地势比较平坦，水流不急。再往前，公路拐进林子不见了踪影，那里地势突然低下去，有个挺深的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他们的哨在哪儿？”

“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有个哨所。”

这个正在研究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调整焦距，目镜中的景象突然清晰，连锯木厂的木板都看到了，他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凳，敞棚里的圆锯，后面有一大堆木屑；他还看到一段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滑槽。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打着旋涡的水从拦水坝泻下来，底下的水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里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晒衣绳上挂着衣服。”

“这些我见到了，但看不到岗哨。”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可能。另一个哨在哪里？”

“在桥下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

“这里有多少士兵？”他指指锯木厂。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能探听明白。”

“那么桥头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召集多少，”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

“多少？”

“一百多个。不过他们三三五五分散开了。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察了桥以后再跟你说。”

“你想现在就去勘察桥吗?”

“不。现在我想去找个地方把这炸药藏起来,要用的时候再去取。我希望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可能的话,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不过,我们现在要去那儿倒得认真地爬一会儿山哪。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后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竟把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长着闪亮的金发和一张饱经风霜日晒的脸,他穿着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去,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皮带圈里,把那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他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使背包的重量全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

“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咱俩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被背包压得弯下了腰,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身上淌着汗。年轻人发现林中并没有路径,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登,绕到了前山,这时跨过了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溪边石块稳健地向前走去。这时,山路更陡峭,爬山更艰难了,到后

来，溪水似乎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边上直泻下来，于是老头儿在悬崖下停了步，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行吗？”

“行，”年轻人说。他大汗淋漓，因为爬了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抽搐起来。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①，”年轻人回答。他卸下背包，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罗伯托，我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以后走这条路到下面桥头去吗？”

“不。我们到桥头去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近一些，比较容易走。”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悬崖。这悬崖不难攀登，而且这年轻人发现，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利落样子看来，这地方他已经爬过好多次了。然而，待在上面的人们一向小心翼翼地不让留下任何痕迹来。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并且心事重重。挨

① 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饿是常有的事，但担心却不常有，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一向并不在意，并且他凭经验知道，在这一带开展敌后活动是多么容易。假如你有个好向导的话，在敌后活动也好，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也好，都不是难事。问题只在于如果被敌人抓住，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丝毫不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的本领真了不起。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走山路的高手，但是，他从黎明前跟着他走到现在，他知道这老家伙能够使他走得累死。除了判断力，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验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反正这一回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愁安塞尔莫，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更难办。随便什么样的桥，只要你叫得出名称他都会炸，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他都炸过。即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介绍的大两倍，这两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置也足够把它全炸掉。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走过这座桥，戈尔兹^①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念过关于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

“是，我懂。”

“根本不算一回事。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同志。”

“应该做到的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这就是你的任务。”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任务，”戈尔兹接着说，对他点点头。他这时用铅笔敲敲地图。“那就是我的责任。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好多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
- ① 西班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成立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七月十八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八月十四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就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十一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十一月九日迁东部地中海边的瓦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十月正式在西班牙参战，和英雄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德里巍然不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五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开展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这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

“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而已。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的东西也从未按照我所要求的给我。那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呢。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没有必要详谈了。总是出问题。总是有人来干扰。你得了解这一点。”

“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罗伯特·乔丹问。

“在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增援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开上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来不了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能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就绪。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他们增援兵力只能经过那条路。他们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以至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口。我必须肯定桥要炸掉。不能提前，不然的话，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炸掉，我必须要有充分把握。岗哨只有两个。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非常可靠。你就会明白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我不必对你多说这些事情了。”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作为准备。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

“你不能老是这样理解，”戈尔兹说，还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看待。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我懂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没问题。”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兹说，“那就是桥上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那一点要绝对保证。”

“我懂。”

“我不喜欢要求人做这种事，并且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这种事。我明白由于我提出的条件，你将被迫干些什么。我已经仔细解释过了，为的是要你明白，要你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

“等我们攻占了山口，就着手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象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这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象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我为这次行动比往常感到更为乐观。把桥毁掉之后，这一仗是可能打胜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来指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你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这次进攻的山口的顶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在这里——象这样——”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就可以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

“我即使不去那边也不想知道。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泄露情况的不会是我。”

“确实是不知道的好，”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桥的事，你知道吗？”

“是。那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再向你发表讲话啦。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不少，我很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趣，霍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露齿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象患了重感冒咯痰似的。“‘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假使我早知道‘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这里打仗以前就给自己另外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我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可是竟取了‘霍茨’。‘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太迟了。你喜欢 partizan 工作吗？”这是个俄语中的词儿，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笑笑。“在露天活动非常有益健康。”

“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是很拿手的。干起来井井有条。这只不过是听说。我还没亲眼见你干过。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这时他在开玩笑。“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

“有时候。”

“你炸这座桥，可最好不要说什么‘有时候’啊。得，咱们别再唠叨这座桥啦。关于这座桥，你现在相当清楚了。我们非常认真，所以才能开些大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太不正规了。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要他象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光才见鬼呢。“没有姑娘，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他阴郁地说。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在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

“你思考的事情从来不仅仅是姑娘。我根本不思考。干吗要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引诱我去思考吧。”

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这时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大声地说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因为我很认真，才能开玩笑。现在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懂了吗，呃？”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懂了。”

他俩握了手，他敬了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等在里面，已经睡着了。他们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仍然在睡觉，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有着一张永远晒不黑的白得出奇的脸，鹰一样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着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集合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魆魆的公路上；长长两行卡车在夜色中装载着步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在深夜把一师兵力拉出去，调动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清清楚楚，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到，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这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他发现溪水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在水流中把根上的泥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鲜嫩而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岩石上，俯身去喝溪水。溪水冷彻骨髓。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两人象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向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人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滚圆的，脑袋也是圆圆的，紧挨在肩膀上。两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耳朵小而紧贴在脑袋上。他身子粗壮，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大手大脚，鼻子破裂过，